

# 國文



## 目錄

友情篇：管晏列傳	3	親密注視	18
		未讀不回	19
		志怪選：三王墓／陽羨書生	20
管仲	4	三王墓 干寶《搜神記》卷十一	20
晏子	5	陽羨書生 吳均《續齊諧記》	21
處世篇：捕蛇者說／賣柑者言	6	感情篇：長恨歌	22
捕蛇者說	6	風土人文篇：台灣記	24
賣柑者言	7	處世篇：遺物整理師看見了	31
親子篇：母者／女朋友	8		
母者	8	第2話 縱火、賠償	31
女朋友	14	第26話 堆積八年垃圾的豪宅	35
黃昏玉蘭	15	第36話 留給雙親的沉重負擔	38
只是母親	16	感情篇：崑崙奴	41

## 友情篇：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為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為為不肖，知我不遇時。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為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 管仲

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 晏子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縲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屍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餘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 處世篇：捕蛇者說／賣柑者言

###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蹠、癰癤，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餘悲之，且曰：“若毒之乎？餘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向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即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讙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餘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 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賈十倍，人爭鬻之。

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幹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 親子篇：母者／女朋友

## 母者

黃昏，西天一抹殘霞，黑暗如蝙蝠出穴嚙咬剩餘的光，被尖齒斷頸的天空噴出黑血顏色，枯乾的夏季總有一股腥。

遼闊的相思林像酷風季節湧動的黑雲，中間一條石徑，四周荒無人煙。此時，晚蟬乍鳴，千隻萬隻，悲悽如寡婦，忽然收束，彷彿世間種種悲劇亦有終場，如我們企盼般。

木魚與小聲引導一列隊伍，近兩百人都是互不相識的平民百姓，尋常布衣遠從漁村、鄉鎮或都市不約而同匯聚在此。他們是人父、人子更多是灰髮人母，隨著梵樂引導而虔誠稱誦，三步一伏跪，從身語意之所生唸四句懺悔文；有的用國語，有的閩南語，有人痴心地多唸一遍。路面碎石如刀鋒，幾處凹窪仍積著雨水，相思叢林已被黑暗佔據，彷彿有千條、萬條野鬼在枝桠間擺蕩、跳躍，嘲諷多情的晚蟬、訕笑這群匍匐的人們。

往前兩里山腰有一簡陋小寺，寺後岩縫流泉，據云在此苦修二十餘載的老僧於圓寂前，曾加持這口活泉，願它生生不息澆灌為惡疾所苦的人，願一瓢冷泉安慰正在浴火的蒼生。當她荷月而歸，一襲黑長衫隱入相思林小徑，是否曾回眸遠眺山下的萬家燈火？蟬聲淒切，她的心與世間合流，她痛他們所痛的。那一夜，是否如此時，風不動，星月不動？

兩里似兩千般漫長，身旁的她肅穆凝重，黑暗中很難辨識碎石散佈的方位，幾度讓她顛躓不起。她合掌稱誦、跪伏，我忽然聽到她自作主張在最後一句懺悔文加上女兒的名字，聽來像代她懺悔，又像一個平凡母親因無力醫治女兒疾病，自覺失責向蒼天告罪！她牽袖抹去涕淚，繼續合掌稱誦、三步一跪拜，謹慎地壓抑泣聲，深怕驚擾他人禱告。她生平最怕舟車，途中四小時車程已嘔吐兩次，此時一張臉青白枯槁，身子仍在微微顫抖。我悄言問她：歇一會兒好嗎？她抵緊嘴唇用力搖頭，繼續合掌稱誦觀世音，跪拜，噙淚唸著：「一切我今皆懺悔」。



白髮覆蓋下凹陷的眼睛，如一口活泉。

若不是愛已醫治不了所愛的，白髮蒼蒼的老母親，妳何苦下跪！然而，我只是傾聽晚蟬悲歌，心無所求，因一切不可企求。

獨自從隊伍中走出，坐在路過石頭上。微風開始搖落相思花，三朵、五朵，沾著朝山徒眾的衣背，也落在我頭上。從我腳邊經過，這列跪伏隊伍肅穆且卑微，蟬歌與誦唱交鳴的聲音令我冰冷，彷彿置身無涯雪地，觀看一滴滴黑血流過。又有幾朵相思花落了。

我的眼睛應該追尋天空的星月，還是跪伏的她？那枯瘦的身影有一股懾人的堅毅力量，超出血肉凡軀所能負荷的，令我不敢正視、不能再靠近。她不需我來扶持，她已凝鍊自己如一把閃耀寒光的劍。那麼，飄落的相思花就當作有人從黑空中掉落的，拭劍之淚吧！

我甚至不能想像一個女人從什麼時候開始擁有這股力量？彷彿吸納恆星之陽剛與星月的柔芒，萃取狂風暴雨並且偷竊了閃電驚雷；逐年逐月在體內累積能量，終於萌發一片沃野。那渾圓青翠的山巒蘊藏豐沛的蜜奶，寬厚的河岸平原築著一座溫暖宮殿，等待孕育奇蹟。她既然儲存了能量，更必須依循能量所來源的那套大秩序，成為其運轉的一支。她內在的沃野不隸屬於任何人也不被自己擁有，她已是日昇月沉的一部分，秋霜冬雪的一部分，也是潮汐的一部分。她可以選擇永遠封鎖沃野讓能量逐漸衰竭，終於荒蕪；或停棲於欲望的短暫歡愉，拒絕接受欲望背後那套大秩序的指揮——要求她進行誘捕以啟動沃野。選擇封鎖與拒絕，等同於獨力抵抗大秩序的支配，她將無法從同性與異性族群取得有效力量以直接支援沉重的抵抗，她是宿命單兵，直到尋獲足以轉化孕育任務之事，慢慢垂下抵擋的手，安頓了一生。

然而，一旦有了愛，蝴蝶般的愛不斷在她心內搗翅，就算躲藏於荒草叢仰望星空，亦能感受用熠熠繁星朝她拉引，邀她，一起完成瑰麗的星系；就算掩耳於海洋中，亦被大濤趕回沙岸，要她去種植陸地故事，好讓海洋永遠有喧嘩的理由。蝴蝶的本能是吮吸花蜜，女人的愛亦有一種本能：採集所有美好事物引誘自己進入想像，從自身記憶煮繭抽絲並且偷摘他人經驗之片段，想像繁殖成更豐饒的想像，織成一張華麗的密網。與其說情人的語彙支撐她進行想像，不如說是一種呼應——互古運轉不息的大秩序暗示了她，現在，她憶起自己是日月星辰的一部分，山崩地裂的一部分，潮汐的一部分。想像帶領她到達幸福巔峰接近了絕美，遠超過現實世間所能

實踐的。她隨著不可思議的溫柔而迴飛，企望成為永恆的一部分；她撫觸自己的身體，彷彿看到整個宇宙已縮影在體內，她預先看見完美的秩序運作著內在沃野：河水高漲形成護河捍衛宮殿內的新主，無數異彩蝴蝶飛舞，裝飾了絢爛的天空，而甘美的蜜奶已準備自山巔奔流而下……她決定開動沃野，全然不顧另一股令人戰慄的聲音詢問：

「妳願意走上世間充滿最多痛苦的那條路？」

「妳願意自斷羽翼、套上腳鐐，終其一生成為奴隸？」

「妳願意獨立承擔一切苦厄，做一個沒有資格絕望的人？」

「妳願意捨身割肉，餵養一個可能遺棄妳的人？」

「我願意！」

「我願意！」

「我願意成為一個母親！」她承諾。

那麼，手中的相思花就當作來自遙遠夜空，不知名星子賜下的一句安慰吧！柔軟的花粒搓揉後散出淡薄香味，沒有悲的氣息，也不嗟哦，安慰只是安慰本身，就像人的眼淚最後只是眼淚，不控訴誰或懊悔什麼。種種承諾，皆是火燎之路，承諾者並非不知，欲視之如歸。一個因承諾成為母親而身陷火海的女人，必定看到芒草叢下、蚊蠅盤繞的那口銅櫃，上面有神的符籙：「你做了第一次選擇成為母親，現在，我給妳第二次選擇也是最後一次；裡頭有遺忘的果子與一杯血酒，妳飲後更能學會背叛，所有在妳身上盤絲的苦厄將消滅，妳重新恢復完整的自己，如同從未孕育的處女。」

她會打開嗎？我仰問眾星，她會打開嗎？是的，她曾經想要打開。

多年前，當我仍是懵懂的中學生寄宿親戚家，介紹所老闆帶一位從南部來的女人，應徵女傭。約莫三十歲像一枝瘦筍，揹著布包及裝拉雜什物的白蘭洗衣粉塑膠袋。她留給我的第一印象不算好，過於拘謹彷彿懼怕什麼以至於表情僵硬。她留下來了，很熟稔地進廚房——出於一種本能，無需指點即能在陌生家庭找到掃把、洗衣粉、菜刀砧板的位置。我不知道她的來歷也缺乏興趣探問，只強迫自己接受一張不會笑的臉將與我同睡一房。

然而次日，我開始發現她的注意力放在那具黑色轉盤電話上，悶悶地撕著四

季豆「啪嗒」一折，丟入菜簍。黃昏快來了，肚子餓的時刻。我告訴她可以用電話，她靦腆地搖頭，繼續折豆子。然後，隔房的我聽到撥動轉盤的聲音，很多數字，漫長地轉動，像絞肉機，但是沒聽到講話聲；靜默的時間不像沒人接，她掛斷。廚房傳來鍋鏟聲。

當天深夜，也許凌晨了，我起來如廁，發現隔著屏風的那張床空了。我躡手

躡腳在黑暗中搜尋，有一種窺伺的緊張感。最後從半掩著門的孩子房瞥見她的背影。三歲與六歲的表弟同睡雙人床上，像所有白天頑皮的男童到了夜間乖巧地酣睡；她坐在椅子上低聲吸泣，因壓抑而雙肩抖動，沒發覺躲在門後的我。她輕輕撫摸孩子的腳，虛虛實實怕驚醒他；我從未在黑暗中隔著一步之遙窺伺一個陌生女人的內心，也許我的母親曾用同樣手勢在夜裡撫摸我，只是從不讓我知道。當她忘情地接著表弟的一隻腳，埋頭親吻他的腳板，我的心彷彿被匕首刺穿，超越經驗與年齡的一滴淚在眼眶打轉，忽然明白她真正的身分不是女傭是一個母親，一個拋下孩子離家出走的母親！沉默的電話只為了聽聽孩子的聲音。

「你雖然賜我第二次選擇的機會，然而既已選擇成為人間母者，在宇宙生息不滅的秩序面前，我身心皆是聖壇上的牲禮，忠實於第一次的選擇，如武士以聖戰為榮耀，不管世人將視我如草芥奴隸，嘲諷我是愚痴的女人。啊！神，請收回你的鋼櫃，看在我孩子的面上！」

第三天，她辭職。

眾星沉默。朝拜的人群已消失蹤影，遠處依然傳來梵音，輕輕敲打夜空以及夜空之外，更遼闊的夜空。山，似乎在梵唱中吟哦起來，眼前的碎石路被月光照軟了，看來像一匹無限延伸的白絹。我垂目靜坐，亦能照見絹上佈滿使徒的足印，以身以口以意，以一切為人的尊嚴。若這絹上直豎刀林，那足印便有血跡；若是火炷，便有燎泡。清涼的晚風，我是如此懦弱從人群中脫逃，你可願意代我吹熄她身上的火燎。

她始終不是逃兵，從守寡的那天起。為自己的選擇奮戰，像蕭蕭易水畔的荊軻。啊！路過的風，你吹拂原野，掠過城鎮，當明瞭男人社會裡的女人是無聲的一群，而寡婦更是次等公民，除了是非多，帳單更多。她具備鋼鐵般的意志又不減溫婉善良，你不得不相信，蝴蝶與坦克可以並存於一個女人身上。然而，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命運？巨災淬煉她成為生命戰場上的悍將，還是她擁有至剛極柔的秉賦，便註定要不斷攬接巨災。

她鍾愛的女兒在豆蔻年華染上惡疾，從此變成外表年輕貌美而心智行為如同一頭野獸。是的，傾聽的風，

童話故事中美女的愛使野獸破除詛咒恢復人形，但是，什麼樣的愛能使美女拔除窩藏在體內，那頭指揮她嚙咬衣服、尖叫嘶喊、朝每個人臉上吐沫的野獸呢？如果以往那位娟秀溫柔的美女仍有一絲清明，她會伏跪祈求世人賜她死，而野獸摀住他的口，野獸說：「我要長命百歲！」吟哦的風，悲劇來自兩難；老母親以己飢度女兒之飢、己渴度女兒之渴，一日三餐，沐浴更衣，把她餵養得強壯有力，於是嘶喊更尖銳、唾沫更豐沛、毆擊母親的臂膀愈來愈像鐵棍。你或許會怒號，何不讓她斷糧衰竭？人可能在生死決勝的戰役中，苛虐戰俘，視他人生命如草芥螻蟻，這是戰爭罪惡之處，它逼迫人成為邪魔的俘虜。然而，人衷心嚮往恒常的共體和諧，不忍在盛宴桌上聽到丐者喊餓，不忍輕裘華服自凍屍身旁走過。世間之所以有味，在於這眾苦匯聚的道場中，視他人災厄為己身災厄，他人之苦為自己苦楚的一部分。何況母親，她既在最初承諾成為人間母者，她的生命已服膺生生不息的規律，只有不斷孕育生、賜予生、扶養生，而喪失斷生、殺生的能力。不管她的孩子畸形弱智，被澆薄者視作瘟疫、遭社群遺棄，她仍會忠貞於生生不息的母者精神，讓生命的光在孩子身上實踐。啊！垂慙的風，當她隔著紗窗搓洗衣服，看到窗內的女兒貞靜美麗一如往昔，忍不住停下工作，打開門鎖，進房想擁抱女兒，卻頓遭野獸般捶打時，你是否願意透露第十年、還是二十年後的擁抱將會成真，屆時，年逾中年的女兒會緊緊實實抱著瘦骨嶙峋的老母，說：「媽媽，我好像做了惡夢！」

窗外，玉蘭樹與夜來香交遞散發清香，窺伺的風，你一定看到夜深人靜時刻，體內的猛獸逐漸入睡，美女擁有短暫的清醒時光，乖順地讓母親摟著同眠，你聽到蒼老的聲音問：「還記不記得小時候教你的童謠？陪媽媽唱好不好？」蝴蝶、蝴蝶生得真美麗，蝴蝶、蝴蝶生得真美麗……。

啊，飄泊的風，你終於能理解，等待寂靜之夜一隻蝴蝶飛回來，是她的全部

安慰了。如果有一天，她在生命盡頭用最後一把力氣帶走女兒，你是否願意吹拂他們墳前的青草，不怒斥她是背職的母親？你願意邀約無數異彩蝴蝶，裝飾一對母女的歌聲？當甜美的子夜，她們又唱起這首童謠。

梵音寂然，人籟止息，已到吹燈就寢時刻了。想必此時眾人圍聚泉邊，祈請佛泉。蟬，是天地間的禪者，悲憫永恆的空無；深夜聽蟬，喜也放下，悲也放下。那年盛夏，午蟬喧嘩，一波波滲入充滿藥味的家屬休息室。有的人很快移出，意謂同時有人自加護病房送普通病房；有的人遷入，表示某人剛送入對門的加護室。這間六坪大的休息室像一面鏡子，清晰地看到人與人之間的牽絆。那對夫婦占去兩張長椅，早上我剛來時，六十多歲的



外省丈夫含著牙刷一面走一面刷，五十來歲操勞過度的本省太太正在折被。家當、什物堆疊茶几上，她喊丈夫把被子塞到櫃子上頭，他才邊走邊刷，像所有嗓門很大、服從太太的老兵。他們看起來像房客了，毫無疑問，躺在加護病房的必是兒女。

這是難以理解的牴觸，父母可以為兒女打一場長期抗戰，反過來，兒女卻鮮能如此。我無意間知道是兒子，等公用電話時，她平靜如常交代對方去買一套西裝，報了尺寸，若西服店沒有，殯儀館應該有，立刻去買，要準備辦了。她的捲髮翻飛，衣褲皺得像梅乾菜，跣著拖鞋進休息室，好像準備煮飯的媽媽打電話叫瓦斯行進一桶瓦斯而已。

近午時分，白襯衫、黑西裝送來了，她抖開襯衫似乎不甚滿意，戴上老花眼鏡拆開袖子與腰身邊線，穿針引線縫了起來。做母親的最了解兒子身量，最後一套衣服更要體面才行，免得到冥府被譏為沒人疼的，讓做娘的沒面子。課誦之蟬，我瞥見茶几上供奉一尊小小的觀音像。她咬斷線頭，又穿新線，像尋常日子裡對丈夫嘮嘮叨叨柴米油鹽般說：「我們不可以說他不孝，這樣他到陰間就會被打。他才十九歲，也不是生病拖累我們，今天要死也不是他願意的，哪裡對不起我們？如果我們做他父母的，心裡講他不孝，那他就會被打，不孝子會被打你知不知道！」

午窗邊冷邊熱，玻璃帶霧；虔誠的蟬，在你們合誦的往生咒中，我彷彿看見十九歲的他晃悠悠地走進來，扶著牆問：「阿母，衣服好了嗎？」

一定有甘美的處所，我們可以靠岸；讓負軛者卸下沉重之軛，惡疾皆有醫治的秘方。我們不需要在火宅中乞求甘霖，也毋需在漫飛的雪夜趕路，懇求太陽施捨一點溫熱。在那裡，母者不必單獨吃苦，孩子已被所有人放牧。

微風吹拂黑暗，夜翻過一頁，是黎明還是更深沉的黑？她從石徑那頭走來，像提著戰戟的夜間武士，又像逆風而飛的蝴蝶。

掌中的相思花只剩最後一朵，隨手放入她的衣袋。日子總會過完的，當作承諾。

選自簡嫔《女兒紅》，台北：洪範書店



# 女朋友

上一代不會傾吐，下一代無心體會……

為什麼我就是沒想到要把你這個女人看做一個也渴望看電影、喝咖啡、清晨爬山看芒草、需要有人打電話說「悶」的女朋友？

很多年以來，當被問到，「你的人生有沒有一件後悔的事」，我多半自以為豪情萬丈地回說，「沒有。決定就是承擔，不言悔。」

但是現在，如果你問我是否後悔過什麼，有的，美君，我有兩件事。

## 黃昏玉蘭

第一件事發生的時候，你在場。

陽台上的玉蘭初綻，細細的香氣隨風游進屋裡。他坐在沙發上。

他愛開車帶著你四處遊山玩水，可是不斷地出車禍。這一回為了閃躲，緊急煞車把坐在一旁的你撞斷了手臂。於是就有了這一幕：我們三人坐在那個黃昏的客廳裡，你的手臂包紮著白色紗布，淒慘地吊在胸前。你是人證，我是法官，面前坐著這個低著頭的八十歲小男孩，我伸手，說，「鑰匙給我。」

他順從地把鑰匙放在我手心，然後，把準備好的行車執照放在茶几上。

完全沒有抵抗。

我是個多麼明白事理又有決斷的女兒啊。他哪天撞死了人怎麼辦。交出鑰匙，以後想出去玩就叫計程車，兒女出錢。後來才知道，我是個多麼自以為是、粗暴無知的下一代。你和他這一代人，一生由兩個經驗鑄成：戰爭的創傷和貧困的折磨。那倖存的，即使在平安靜好的歲月裡，多半還帶著不安全感 and 心靈深處幽微的傷口，對生活小心翼翼。一籃水果總是先吃爛的，吃到連好的也變成爛的；冰箱裡永遠存著捨不得丟棄的剩菜。我若是用心去設想一下你那一代人的情境，就應該知道，給他再多的錢，他也不可能願意讓計程車帶著你們去四處遊逛。他會斬釘截鐵地說，浪費。

從玉蘭花綻放的那一個黃昏開始，他基本上就不再出門。從鑰匙被沒收的那一個決斷的下午開始，他就直線下墜，疾速衰老，奔向死亡。

上一代不會傾吐，下一代無心體會，生命，就像黃昏最後的餘光，瞬間沒入黑暗。

# 只是母親

第二件後悔的事，和你有關。

我真的可以看見好多個你。

我看見一個繫著兩條粗辮子的女孩，跟著大人到山上去收租，一路上蹦蹦跳跳，時不時停下來採田邊野花，又滔滔不絕地跟大人說話，清脆的童音和滿山嘹亮的鳥聲交錯。

我看見一個穿陰丹士林旗袍的民國姑娘，在綢緞舖裡手腳俐落地剪布賣布，儀態大方地把客人送走，然後又腰跟幾個蠻橫耍賴的士兵當街大聲理論，寸步不讓。

我看見一個神情焦慮的婦人，手裡緊緊抱著嬰兒，在人潮洶湧的碼頭上盯著每一個下船的男人，尋找她失散的丈夫；天黑時，她蹲在一條水溝邊，拎起鐵鎚釘釘子，搭建一個為孩子遮雨的棚屋。

我看見一個在寒冬的清晨躡手躡腳進廚房做四個熱便當盒的女人。我看見一個姿態委屈、語調謙卑，為了孩子的學費向鄰居朋友開口借錢的女人。我看見一個赤腳坐在水泥地上編織漁網的女人、一個穿長統雨靴涉進溪水割草餵豬的女人。我看見一個對丈夫堅定宣布「我的女兒一樣要上大學」的女人。我看見一個身若飄絮、髮如白芒的女人，在丈夫的告別式上不勝負荷地把頭垂下……

我清清楚楚看見現在的你。

你坐在輪椅中，外籍看護正在一口一口餵你流質的食物。我坐在你面前，握著你滿佈黑斑的瘦弱的手，我的體溫一定透過這一握傳進你的心裡，但同時我知道你不認得我。

我後悔，為什麼在你認得我的那麼長的歲月裡，沒有知覺到：我可以，我應該，把你當一個女朋友看待？

女朋友們彼此之間做些什麼？

我們常常約會——去看一場特別的電影，去聽一次遠方的樂團演奏，去欣賞一個難得看到的展覽，去吃飯、去散步、去喝咖啡、去醫院看一個共同的老友。我曾經和兩個同齡女友清晨五點摸黑到寒冷的擎天崗去看日出怎樣點亮滿山芒草。我曾經和幾個年輕的女友在台東海邊看滿天星斗到凌晨三點。我曾經和四個不同世代的女友在沙漠裡看檸檬黃的月亮從天邊華麗升起。我曾經和一個長我二十歲的女友在德國萊茵河畔騎腳踏車、在紐約哈德遜河畔看大河結冰。

我有寫信的女友，她寫的信其實是一首一首美麗的詩，因為她是詩人。我有打電話的女友，因為她不會用任何電子溝通。她來電話時只是想說一件事：我很「悶」；她說的「悶」，叫做「寂寞」，只是才氣縱橫的她太驕傲，絕不說自己寂寞。有一個女友，從不跟我看電影聽音樂會，但是一個月約吃一次午飯。她是我的生活家教。每次吃飯，就直截了當問我有沒有問題需要指點。令人驚奇的是，她每次的指點，確實都啟發了我。她外表冷酷如金屬，內心又溫潤如白玉。

而你，美君，從來就不在我的「女朋友」名單裡。

你啊，只是我的母親而已。

## 親密注視

一旦是母親，你就被拋進「母親」這個格子裡，定格為我人生的後盾。後盾在我的「後面」，是保護我安全、推動我往前的力量，但是因為我的眼睛長在前面，就注定了永遠看不到後面的你。

我很早就發現到這個陷阱——我是兩個兒子的「後盾」；在他們蓄勢待發的人生跑道上，嵌在「母親」那一格的我，也要被「看不見」了。所以十五年前我就開啟了一個傳統——每一年，和他們一對一旅行一兩次。和飛力普曾經沿著湄公河從泰北一路南漂到寮國，也曾經開車從德國到法國到義大利到瑞士，跟著足球世界盃一場一場地跑。和安德烈曾經用腳步去丈量京都和奈良的面積磨破了皮，這個月我們即將啟程去緬甸看佛寺，一個一個地看。

兩個人的旅途意味著什麼？

自由。

如果我去探視他們，他們深深陷在既有的生活規律裡，腦子塞滿屬於他們的牽絆，再怎麼殷勤，我的到訪都是外來的介入，相處的每一個小時都是他們努力額外抽出的時間，再甜蜜也是負擔。

兩個人外出旅行，脫離了原有環境的框架，突然就出現了一個開闊的空間。這時的朝夕陪伴，並肩看向窗外，探索人生長河上流動的風光，不論長短，都是最醇厚的相處、最專心的對待。十五年中一次一次的單獨行旅，我親密注視著他們從少年蛻變為成人，他們親密注視著我從中年踏進了初老。

有一天走在維也納街頭，綠燈亮時，一抬頭看見燈裡的小綠人竟然是兩個女人手牽手走路，兩人中間一顆心。維也納市政府想傳達的是：相愛相婚的不必是「兩性」，兩人，就夠了。



## 未讀不回

停下腳步，人們不斷地從我身邊流過，我心裡想的，是你：當你還健步如飛的時候，為什麼我不曾動念帶你跟單獨旅行？為什麼我沒有緊緊牽著你的手去看世界，因而完全錯過了親密注視你從初老走向深邃穹蒼的最後一哩路？

為什麼我把自已從「母親」那個格子裡解放了出來，卻沒有解放你？為什麼我願意給我的女朋友們那麼多真切的關心，和她們揮霍星月遊蕩的時間，卻總是看不見我身後一直站著一個女人，她的頭髮漸漸白，身體漸漸弱，腳步漸漸遲，一句抱怨也沒有地看著我匆忙的背影？

為什麼我就是沒想到要把你這個女人看做一個也渴望看電影、喝咖啡、清晨爬山看芒草、需要有人打電話說「悶」的女朋友？

我抽出一張濕紙巾，輕輕擦你的嘴角眼角。你忽然抬頭看我——是看我嗎？你的眼睛裡好深的虛無，像一間屋子，門半開，香煙繚繞，茶水猶溫，但是人已杳然。我低頭吻你的額頭，說，「你知道嗎？我愛你……」

那是多麼遲到的、空洞的、無意義的誓言啊。

所以我決定給你寫信，把你當做一個長我二十六歲的女朋友——儘管收信人，未讀，不回。

「我無法告訴年輕人該如何如何，但我想，該說的是從小開始，就要去學習生命是什麼，學習如何帶著覺悟過日子。」龍應台說，「我們的社會對於『生』有很多期待和作為，但對於老、病、死卻學習太少」，她說：「所以在這本書出之後，我要多說一點話，讓我同輩的中年兒女知道說，『Let's talk about it，來談吧』：然後對於20歲這一代人想要告訴他說，『嘿，你現在開始不遲，或者說，你再不開始就遲了。』」

## 志怪選：三王墓／陽羨書生

### 三王墓 干寶《搜神記》卷十一

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碣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仇。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蹕出湯中，躡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 陽羨書生 吳均《續齊諧記》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腳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座，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餽撰，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夫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 感情篇：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  
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紫紆登劍閣。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  
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  
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  
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  
爲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  
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 風土人文篇：台灣記

自從我媽從台灣旅遊回來，可嫌棄我們大陸了，一會兒嫌烏魯木齊太吵，一會兒又嫌紅墩鄉太髒。整天一幅「這日子簡直沒法過下去」的模樣。抱怨完畢，換下衣服，立刻投入清理牛圈打掃雞糞的勞動中，毫不含糊。之後，足足有半年的時間，無論和誰聊天，她老人家總能在第三句或第四句話上成功地把握話題引向台灣。

如果對方說：某店的某道菜不錯。

她立刻說：嗨！台灣的什麼什麼那才叫好吃呢！

接下來，從台灣小吃說到環島七日遊。

對方：好久沒下雨了。

她：台灣天天下雨！

接下來，從台灣的雨說到環島七日遊。

對方：這兩天感冒了。

她：我也不舒服，從台灣回來，累得躺了好幾天。

接下來，環島七日遊。

問題是她整天生活在紅墩鄉三大隊這樣的地方，整天打交道的都是本分的農民。人家一輩子頂多去過烏魯木齊，你卻和他談台灣，你什麼意思？

好在對方都是本分的農民，碰到我媽這號人，也只是淳樸地豔羨著。無論聽多少遍，都像第一次聽似地驚奇。

事情的起因是一場同學會。同學會果然沒什麼好事。畢業四十年，大家見了面，敘了情誼，照例開始攀比。我媽回家後情緒低落。說所有同學裡就數她最顯老，頭髮白得最凶。顯老也罷了，大家說話時還總插不進嘴。那些老傢伙們，一開口就是新馬泰，港澳台，最次也能聊到九寨溝。就她什麼地方也沒去過，虧她頭髮還最白。

她一回來就買了染髮劑，但還是安撫不了什麼。我便託旅行社的朋友，幫她報了個台灣環島遊的老年團。

總之事情就是這樣的：去年年底初冬的某一天，我媽拎了只編織袋穿了雙新鞋去了一趟台灣。這是她老人家這輩子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旅行。幾乎成為她整個人生的轉捩點。回來後，第一件事是掏出一枝香奈兒口紅扔給我。輕描淡寫道：「才兩百多塊錢，便宜吧？國內起碼三四百。」——在此之前，她老人家出門在外渴得半死也捨不

得掏錢買瓶礦泉水，非要忍著回家喝涼開水。

那是最後的購物環節，大家都在免稅店血拼，我媽站在一邊等著，不明所以狀。有個老太太就說了：「你傻啊你？看這多便宜啊，在國內買，貴死你！」

可在我媽看來那些東西也不便宜，一個錢包八千塊。一枝眉筆五六百。

（後來我聽了直納悶，我明明給我媽報的是老年團啊？又不是二奶團，都消費些什麼跟什麼……）

還有一老太太則從另外角度慫恿：「錢嘛，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咱都這把年紀了，再不花還等什麼時候？」我媽是有尊嚴的人。最後實在架不住了，只好也扎進人堆，挑選了半天，買了支口紅。

這麼一小坨東西，說它貴嘛，畢竟兩百多塊錢，還能掏得起。說它便宜吧，畢竟只有一小坨。於是，臉面和腰包都護住了。我媽還是很策略的。

除此之外，她還在台灣各景區的小攤小販處買了一堆罕見的旅行紀念品。幸好帶的編織袋夠大。但是不久後，我在阿勒泰各大商場、超市分別看到了同樣的東西。價格也差不多。

在台灣，她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大海，感到憂心忡忡。

她說：「太危險了，也不修個護欄啥的。你不知道那浪有多大！水往後退的時候，跑不及的人肯定得給卷走！會游泳？游個屁，那麼深，咋遊！」

她還喜滋滋地說：「我趁他們都不注意的時候，偷偷嘗了一下海水，果然是鹹的！」

又說：「海邊的風那個大啊，風裡支個小棚，人人都進去吃東西，一撥人吃的時候，另一撥人旁邊等著。太厲害了！」

我：「這有啥厲害的，不就在海邊吃個東西嘛。」

她：「我是說，老闆的生意厲害！」

之前她看了朱天衣的《我的山居動物夥伴》一書。無限神往。

她說：「每到一個有山的地方，我就使勁地看啊，使勁地找啊，特別想找到那一家人，想去打個招呼。我看到好多山上都有她說的那種瀝青路，細細的，彎彎曲曲伸到林子裡。我猜她可能就在路盡頭。我還和前後左右的老頭兒老太太都說了這家人的事。」

最後說：「給我在台灣買個房子吧？」

此外，被她反覆提及的還有大巴司機的一條小狗。她說一路上小狗一直跟著，司機開車時就臥在他腳下。到地方了，司機就抱牠下去解手。一解完牠就趕緊往車上跳，膽兒特小。

她特別提到有一次車下一隻野貓引起了狗的注意，牠在車門邊虛張聲勢地衝貓大喊大叫，貓理都不理牠。司機便抱起狗下車放到貓旁邊。剛鬆手，狗就嗖地竄回了車上。（後來我聽了直納悶，我明明給我媽報的是老年團啊？又不是二奶團，都消費些什麼跟什麼……）

還有一老太太則從另外角度慫恿：「錢嘛，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咱都這把年紀了，再不花還等什麼時候？」

我媽是有尊嚴的人。最後實在架不住了，只好也扎進人堆，挑選了半天，買了支口紅。

這麼一小坨東西，說它貴嘛，畢竟兩百多塊錢，還能掏得起。說它便宜吧，畢竟只有一小坨。於是，臉面和腰包都護住了。我媽還是很策略的。

除此之外，她還在台灣各景區的小攤小販處買了一堆罕見的旅行紀念品。幸好帶的編織袋夠大。但是不久後，我在阿勒泰各大商場、超市分別看到了同樣的東西。價格也差不多。

在台灣，她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大海，感到憂心忡忡。

她說：「太危險了，也不修個護欄啥的。你不知道那浪有多大！水往後退的時候，跑不及的人肯定得給卷走！會游泳？游個屁，那麼深，咋遊！」

她還喜滋滋地說：「我趁他們都不注意的時候，偷偷嘗了一下海水，果然是鹹的！」

又說：「海邊的風那個大啊，風裡支個小棚，人人都進去吃東西，一撥人吃的時候，另一撥人旁邊等著。太厲害了！」

我：「這有啥厲害的，不就在海邊吃個東西嘛。」

她：「我是說，老闆的生意厲害！」

之前她看了朱天衣的《我的山居動物夥伴》一書。無限神往。

她說：「每到一個有山的地方，我就使勁地看啊，使勁地找啊，特別想找到那一家人，想去打個招呼。我看到好多山上都有她說的那種瀝青路，細細的，彎彎曲曲伸到林子裡。我猜她可能就在路盡頭。我還和前後左右的老頭

兒老太太都說了這家人的事。」

最後說：「給我在台灣買個房子吧？」

此外，被她反覆提及的還有大巴司機的一條小狗。她說一路上小狗一直跟著，司機開車時就臥在他腳下。到地方了，司機就抱牠下去解手。一解完牠就趕緊往車上跳，膽兒特小。

她特別提到有一次車下一隻野貓引起了狗的注意，牠在車門邊虛張聲勢地衝貓大喊大叫，貓理都不理牠。司機便抱起狗下車放到貓旁邊。剛鬆手，狗就嗖地竄回了車上。

不知道這件事有什麼特別的。她起碼說了五遍。

她說：「要是帶上我賽虎（我家小狗，十一歲半）一起去就好了。賽虎從沒去過台灣。」

我問：「導遊好不好？」

她說：「好！就是辛苦得很。一路上每個人都要照顧到。」

我：「司機好不好？」

她：「司機也辛苦，特準時，從來沒讓我們等過。」

我：「臨別你給了多少小費？」

她：「給個屁，我可沒錢！」

想了想，又不好意思地說：「別人都給了，都給得多，不缺我這份。」

又說：「別人塞錢的時候，我就裝沒看到。」

我估計就算給了，人家也未必肯要。我把在冬牧場用過的那個纏滿透明膠帶、漆面剝落的卡片相機轉贈給了她。她去台灣後，到處請人使用這個相機幫她拍照

況且拎的還是只編織袋。

我問：「台灣的东西真有那麼好吃？」

她怒道：「別提了，去了七天，就拉了三天肚子！」

又說：「那些水果奇形怪狀，真想嘗嘗啊，又不敢。一吃就拉！」

又說：「吃飯時滿桌子菜色漂亮得很，什麼都有，可惜全是甜的。吃得犯噁心。」

又說：「後來餓得頭暈眼花。特想家裡的蘿蔔乾。幸虧同行的老太太帶了一瓶剝椒醬——她們出門可有經驗了。」

她叫我把剝椒醬拌在米飯裡，這才吃得下去。」

最後說：「拉了三天啊，腿都軟了，連導遊都害怕了。擔心出事，都想安排我提前回去。」

我說：「聽起來很慘啊。都病那樣了，還玩個屁啊。」

她說：「病歸病，玩歸玩。總的來說，還是很不錯！」

去之前，我倒是沒考慮過鬧肚子這個問題。唯一擔心的是她晚上睡不好覺，她長年神經衰弱。

我問：「和誰一個房間？她打不打呼嚕？吵不吵你？」

她害羞地說：「她不打呼，倒是我打呼……把她吵得一連幾天都沒睡好。只好白天在大巴車上睡。」

我驚道：「那人家豈不煩死你了！」

她：「我拼命地道歉，還幫她拿行李，她就不生氣了。還安慰我，還幫我打聽治打呼的藥。」

飛機從臺北飛烏魯木齊，六七個小時。下飛機時，她幾乎和滿飛機的人都交上了朋友，互留了電話。

大家都是出門旅行的，所參的團各不相同，免不了比較一番：你們住的酒店怎樣？你們伙食開得如何？你們引導購物多嗎？……踴躍吐槽，很快將各大旅行社分出了三六九等。絲毫不考慮旁邊各旅行社的領隊感受如何。

接下來又開始分享各自的旅行經驗：出門帶什麼衣物好，穿什麼鞋舒服，到哪哪兒少不了蚊子油，哪哪兒小偷最多，哪哪兒溫泉不錯……我媽暗記在心。回家以後，向我提了諸多要求：買泳衣、買雙肩背包（終於發現編織袋

有點不對了）、買遮陽帽、買某某牌的化妝品、去北歐四國……

北歐四國……就算了吧，畢竟出錢的是我。我勸道：「那些地方主要看人文景觀，你素質低，去了也搞球不懂。

還是去海南島吧。」

看來人生的第一次旅行不能太高端，否則會慣壞的。

她開始研究我的世界地圖。

一會兒又驚呼：「埃及這麼遠！！我還以為挨著新疆呢！」

一會兒又驚呼：「原來澳大利亞不在美國！」

最後令她產生濃厚興趣的是印度南面的一小片斑點：「這些麻子點點是啥？」



我說：「那是馬爾地夫。」又順手用手機搜出了幾張圖片給她看（——真是多事！）。

她嘖嘖讚歎了五分鐘，掏出隨身小本，把馬爾地夫四個字莊重地抄了下來。

我立刻知道壞事了。

當天她一回到紅墩鄉，就給我旅行社的朋友打電話，要預約馬爾地夫的團。

我的朋友感到為難，說：「阿姨，馬爾地夫好是好，但那裡主要搞休閒旅行，恐怕沒有什麼豐富的觀光活動。不如去巴黎吧，我們這邊剛好有個歐洲特價團。」

我媽認真地說：「不行，我女兒說了，我的素質低，去那種地方會丟人現眼的。」

以前吧，我家的雞下的蛋全都攢著，我媽每次進城都捎給我的朋友們。如今大家再也享受不了這樣的福利了。我媽開始趕集，雞蛋賣出的錢分文不動，全放在一只紙盒子裡，存作旅遊基金。

但趕集是辛苦的事，我只好在朋友圈裡幫著吆喝：請買我媽的雞蛋吧，請支持我媽的旅遊事業吧。

大家紛紛踴躍訂購。我媽一看生意這麼好，很快又引進了十隻小母雞。估計到今年初夏，日產量能達到十五到二十個蛋。

我們這裡土雞蛋售價為一元五一個，算下來月收入至少七百元。一年下來八千多。我家的奶牛基本上一年半產一頭小牛犢，五個月大的小母牛售價四五千，小犍牛賣三四千。李娟再給補貼一點——好嘛，一年遠遊一次，什麼北歐四國馬爾地夫，統統不在話下。

另外，她老人家作為半道開闢的兵團職工，前兩年剛剛把手續又辦回了兵團，為此交了一大筆費用。但是從今年開始正式領退休金了，每個月一千多。農村生活花不了什麼錢，省著點用，到年底存個萬兒八千不成問題。於是乎，一年近遊兩次，什麼秦皇島峨眉山，也不在話下。

總之，台灣之行是我媽一生的轉捩點。令她幾乎抵達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之前她拍照時總是抿著嘴，板著臉，絲毫不笑，冒充知識份子。如今完全放開了，一面對鏡頭，笑著嘴角都岔到後腦勺了。還學會了無敵剪刀手和賣萌包子臉。

不但染了頭髮，還穿起了花衣服。

我建議：「媽，穿花衣服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當你穿花衣服的時候能不能別穿花褲子？或者穿花褲子的時候別

穿花衣服？」

她不屑一顧：「你沒見人家台灣人，男的都比我花！」

在台灣，她還學會了四種絲巾的繫法，回家後一一示範給我。

她說：「當時大家在上廁所。廁所門口就是賣絲巾的攤子，只要買他的絲巾，他就教你怎麼繫。」

「你買了？」

「沒買。」

「……」

她很自豪：「我記性真好，只教了一遍就全記住了！」

我心想：「要是教了好幾遍還學不會，還不買人家的絲巾，——好意思嗎？」

她一邊扯著絲巾在鏡子前扭來扭去，一邊感慨：「這是去台灣最大的收穫！」

我哼道：「好嘛，花了我八千塊學費，就學了個這！」

突然有一天，我媽認真地說：「從此以後，我要放下一切事情，抓緊時間旅遊！」

我以為她徹悟了什麼：「什麼情況？」

她說：「聽說六十六歲以後再跟團，費用就漲了。」

2013年

# 處世篇：遺物整理師看見了

## 第2話 縱火、賠償

獨生女慘遭縱火身亡的悲慟父親

那天，我跟往常一樣，接到整理遺物的案件，為了估價而前往現場。

我比約定的時間提前二十分鐘左右抵達，站在約好的公寓一樓入口附近。不經意抬頭看向聳立在面前的十層高樓，那一瞬間，我不禁自言自語：「怎麼會這樣？」

電話中提到的那一戶，窗戶四周像是被塗滿油漆一樣黝黑。

（難道是火災……那就是被燒死的囉？）

我帶著些許不安，繼續等待委託人到來。

來的是一位頭髮花白、梳著西裝頭、貌似上班族的中年男性。

「請節哀順變。」

「麻煩了。」

簡短回答後就低下頭去的委託人，眼底盡是痛失愛女的悲傷與疲憊，以及難言的困惑。

我直覺，現場的狀況恐怕很淒慘。

不出所料，屋內被火舌烤的烏漆抹黑，甚至完全無法碰觸牆壁。現場還飄散著火災特有的刺激性臭味。

幾乎所有物品都覆蓋在灰燼之下，無法辨識，即使想要估價也沒辦法。但是，委託人卻無視於此，開始順手把看到的東西做分類。

「傻孩子，竟然都不跟父母聯絡……」

聽到這句呻吟似的牢騷，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只能把散亂各處的物品全部集中到房子的一角。

「……讓我們那麼操心，也不問問父母的意見，結果落到這種下場！」

「……」

「只要來一通電話，就不會搞到這個地步了。」

接著，即使我並沒有詢問，委託人還是以沉重的口吻，透露整起事件的始末。

往生者是他剛滿二十二歲的女兒，在離家出走後完全失去音訊，父母兩天前接到警察的電話，才知道她住在這棟大樓。母親得知女兒的死訊後深受打擊、臥床不起，所以無法到案發現場。

死因是遭人縱火。女孩的同居男友趁她熟睡之際，將煤油淋在被褥上，點火將她活活燒死。雖然害死女兒的犯人已被繩之以法，但是聽到這麼悲慘的遭遇，我只能默不作聲。

交付估價單，我說：「你之後再回覆也沒關係，等您決定好再跟我們聯絡。」正打算走出屋外，後面突然傳來怒吼：

「馬上幫我處理！」

我嚇得回過頭去，委託人急促地說：

「估價單就照你說的，現在就開始！你應該了解我的感受吧！」

「好的，可是……」

「總之，不要讓我再看到這裡發生過什麼事！明天全部統統清乾淨！」

垂頭喪氣的委託人，隨即對充滿困惑的我致歉：

「對不起，我太情緒化了。其實，這個孩子是我們的獨生女。在她二十歲之前，我們每年都還會全家一起旅行，感情好得不得了。她其實是個跟媽媽很貼心的乖女兒啊！」

「……」

「可是，自從她兩年前開始打工，就完全變了個人似的。不久之後就離家出走，完全斷了聯絡……」

「是嗎……做母親的也很痛心吧。」

我花了一些時間傾聽父親的心聲，直到他心情平復才離開。

依照父親的意願，我們隔天就開始進行作業。父親將遺物委託我們超渡，因此我們會先行保管。本公司的服務項目之一，就是定期將沒有人領回、或是無法領回的各種遺物超渡火化。

作業當天，房東也到了現場，我和他稍微談了一下。房東提到屋子是以死去女性的名義租賃，男性未經允許就任意住進來，因此火災所造成的損失，必須向女性的家屬求償。從小被捧在手心的寶貝女兒，照理說沒有理由會怨恨雙親，結果卻落到如此悲慘的結局。

對我來說，由於並非親身經歷，因此無法馬上有深刻的感受。但是，看到那位父親留下悲切的眼淚，我也感應<sup>4</sup>到了一股濃得化不開的父愛。

## 第26話 堆積八年垃圾的豪宅

凌駕於屍臭味的惡臭是？

在冷風開始吹拂，冬天腳步漸近的十一月某一天。

奈良縣數一數二的高級住宅區一角，有棟醒目的建築，就是今天的事發現場。

高聳的圍牆，看起來固若金湯。寬敞氣派的大門，可以容下大型卡車直接駛入。以往只有在電影或連續劇裡才看得到的豪宅，卻像圖畫一樣呈現在眼前。

委託人是接受往生者家屬委託全權處理一切程序的代書。據說，沒有一個家屬踏進過這棟房子一步，實在不清楚裡面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屍體在死後半年才被發現，也是理所當然的。

根據事前得到的情報，裡面的狀況似乎很糟，因此對方提醒我：「請務必穿著工作服，準備一雙長靴。」但我只是一如往常地回答：「我已經習慣了，所以會穿西裝過去拜訪。」不論什麼時候，拜訪往生者住處時一定要身穿正式西裝，這是公司的堅持與政策。

而與我會面的負責人N先生，則是全副武裝來到現場。

看到我真的穿西裝前來，N先生皺著眉頭說：「弄髒了我可不負責。」

「請不用擔心，我已經習慣了……」

跟我們在玄關會合的鎖匠將後門打開，一行人總算進入屋內。

我當然是打頭陣。

才剛踏進一步，猛烈的惡臭就迎面襲來。我還是頭一次遭遇到這麼可怕的狀況。惡臭一絲絲侵入毛細孔，讓人無法呼吸。

為什麼會臭成這樣呢？因為他不只是單純的屍臭味。

屍臭、貓狗排泄物、腐爛垃圾的臭味交雜，可說是三重打擊。

「屋主好像是八年前開始一個人住，從此就沒看她倒過垃圾了。」

透過防毒面具，傳來N先生含糊不清的聲音。

八年的時間確實驚人，不過能有這麼大的空間儲存垃圾，才更讓我佩服。我一邊想著，一邊走向屋子深處。

光是廚房就占地六坪，中央有個大型流理台，簡直像是餐廳的廚房。但是垃圾量實在太多，完全無法前進。

在無計可施之下，我們只好爬上廚房的吧檯，掙扎摸索著來到隔壁的客廳。這短短的距離，竟然就花了我們十五分鐘。

屋主老太太的屍體是在客廳被發現的，但是對屍臭敏感的我卻完全沒有聞到。因為，蟑螂、老鼠的惡臭已經遠遠凌駕其上。

連對惡臭司空見慣的我都覺得恐怖，會戴上防毒面具的外行人當然無法忍受。N先生一抵達客廳，馬上就循著原路出去了。

我也不想久留，於是在確認需要估價的家具等物品後，也火速離開了。



實際開始動工是在兩個星期後，遺物的重量大約十四噸。我預定動員十五名工作人員，在尋找貴重品的同時清空屋子。

將近八十歲的老婦人居然能獨居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中，實在叫人難以置信，但是更令人訝異的，是老婦人的親戚、子女完全不曾來探訪過。

外觀是人人稱羨的氣派豪宅，踏入一步卻是地獄。

誰能夠想像這樣的情況？這戶人家不僅是小康，擁有的財富是一輩子都花不完的，所以更讓人無法理解。

那位死去的老婦人，究竟有什麼心病呢？後來，我聽說老婦人的血親沒有一個人出席葬禮。常言道「幸福是用錢買不到的」，而真實事件就活生生地在我眼前上演。

## 第36話 留給雙親的沉重負擔

自殺失去的，豈止是自己的生命而已

往生者可能完全沒有想到，自殺對於家屬而言是多大的心理負擔。現場是一棟位於市中心、嶄新寬闊的大樓，設備也相當豪華，我想一個月的租金一定要三十萬日幣以上。

住在這間公寓裡的，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年輕男性。

我沒有詢問詳細的職業，但是除了住在高級住宅之外，還開進口轎車，屋子裡充斥著最新機種的電器產品。他既不是時下流行的新興行業老闆，也不是因投資致富，實在無法想像為什麼可以過著這麼優渥的生活？

從鄉下來到都會工作的年輕人，在某個機會下賺到錢，就開始耽溺於奢華的生活。為了維持日常開銷，開始向毒癮者一樣想盡辦法弄到錢，因而失去自我。

宛如低成本連續劇的劇情，卻是社會上的真實故事。

雙親來到兒子生前住處估價，父親是任職於建設公司的上班族，母親則是全職的家管，是很普通的一對夫婦。那天早上，我帶著從鄉下來到東京的雙親到大樓玄關，兩個人都瞪大眼睛問：「我兒子真的住在這裡嗎？」

我把愕然的兩人帶進電梯，按下十五樓的按鈕。

抵達樓層後，來到兒子的住處，兩人卻不移動腳步。可能是害怕看到自己兒子的自殺現場，也可能是對環境感到格格不入。

沒辦法，我只好跟父親借了鑰匙，先行進入屋內。

死因是服用安眠藥後割腕。不過，屋裡卻是比我想像中還要亂，到處都是血痕。

不知道讓那對純樸的雙親見到這樣的狀況合不合適，我站在現場考慮了一會兒。

走出門外，我對兩人說：

「可以請父親先進來嗎？老實說，房子裡的狀況不太好，我想請父親看過後，再由兩位判斷。」

這就是我的結論。

父親點點頭，表示同意。他站在房子一角，始終不發一語，我卻感受得到他受到很大的衝擊。

一分鐘——不，在更短的時間之內，父親泛著淚光的通紅雙眼迴避著我，就走出了屋外。

「現在的狀況很糟，明天我會將房子清掃到可以請兩位進去的程度。之後，再請兩位進屋找尋貴重物品和紀念品。」

雙親贊同了我的提議。隔天，我將血跡全部擦拭乾淨，房間也整理過後，才請兩人入內找尋物品。

但是，事情並不是這樣就結束了。比兒子自殺更不堪的悲劇，正等著雙親。

當他們察看屋子裡的文件、信件的時候，父親遞給我一封信，並且問我：「這個催款單，是現金卡的嗎？」

他的聲音顫抖著。

「嗯，應該是。」

「他借了一百萬日幣……」

「詳情並不清楚，不過好像是……」

我實在很難回答父親的問題，真想逃離這間屋子。

問題不只是債務。租屋的保證人不知道是誰，但管理公司可能因為這間房子成為自殺現場，而要求高額的賠償金也說不定。

不過，以目前的狀況，我根本無法向雙親告知「有這樣的可能性」。如果房租還滯繳，就更令人不忍卒睹了。我所能做的，只是把費用算得更便宜一些。結果，清除血痕等清掃工作算是額外服務，只收了整理遺物的費用。我的工作雖然結束了，但總覺得還可以幫他們做些什麼，心裡始終放不下。

這對夫婦連葬儀社的費用都希望能分期付款，恐怕無法償清兒子的債務。

回想起兩人束手無策的神情，至今我還覺得心痛。

自殺者失去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命。

## 感情篇：崑崙奴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為千牛<sup>〔一〕</sup>，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sup>〔二〕</sup>貯緋桃而擘<sup>（勺乙ノ播）</sup>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報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sup>（尸ノ<審）</sup><sup>〔三〕</sup>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閒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

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怳<sup>（厂ノ尤ノ恍）</sup>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

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

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豔愁。

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

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匹，為郎君製束身<sup>4</sup>

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為郎君搗（ㄙㄨㄚˊ 抓）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ㄣㄣˊ jiong）[4]，金缸（ㄍㄨㄥ 缸）[5]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

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

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蕭愁鳳凰。

侍衛皆寢，鄰近闌（ㄎㄣˊ 去）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ㄇㄠˊ 毛），逼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ㄍㄨˋ 故）。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狴（ㄅㄣˊ 壁）[6]牢。所願既申，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ㄑㄩㄟ 巧）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ㄊㄠˊ 駝）[7]妝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

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烏鐻（ㄩㄣˇ ㄗㄜˇ 決）〔∞〕甚嚴，勢似飛躡（ㄈㄟ ㄣ 敲），寂無形跡，此必俠士而挈之。無更聲聞，徒為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大異，召崔生而詰之。生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